

# 台灣文學的活字典

## 黃得時教授二三事

●石永貴（正中書局董事長、大學教授、新聞學系主任、華視、中視總經理）

### 橫跨兩代新聞報人

具有多項創「二代」指標紀錄的黃得時教授，臥病多年，終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在台北謝世，享年九十一歲。

無論文壇、學術界，對於這位大師級人物的歸去，懷念不已，並稱譽黃教授「台灣文學活字典」的美名。

其實，黃教授所代表的精神與意義，尚不止於此。

就「二代」指標而言，他具有破紀錄的多項意義。撫今思昔，無限懷念。

黃先生為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受人尊敬與敬仰的教授，我無緣受教門下，但因為在台灣新生報服務期間，多受其鼓勵與鞭策，同時，他的公子黃文雄兄，現為台北市自來水公司正工程師，監控中心主任

，為昔日師大附中同窗，當年為運動場健將，所以兩代關係，格外親切與倍加思念。

黃教授身跨日治時代與中華民國遷台後的時代，青少年活躍在日治台灣，壯老年則貢獻戰後的台灣至今。前者他是文學詩壇新聞界新秀，後者他是學術界的健將與重鎮。

黃教授也橫跨日本台北帝國大學與國立台灣大學，並擔任帝大改制為台大後的首任教務主任，其後一直為中文系教授。他的權威，幾乎與台大中文系劃等號，也是台灣文學的發言人。他的頭銜，終其一生，只有二個：作家、台灣大學教授。

黃教授二代揚名於台灣文壇與詩壇，他的父親就是赫赫有名的台灣詩人黃純青先生。

黃教授第四個「兩代指標」，也是與我關係密切的，就是他橫跨兩代的新聞報人。他曾是台灣新生報三個時代的「報人」，台灣新民報社時，擔任中、日副刊編輯主任。在台灣新報工作時，擔任文化部長及社論委員，改制為台灣新生報初期，仍任副總編輯，其後數十年來一直與這家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報紙維持血源的關係，是台灣新生報的股東、董事。

台灣新生報在台灣成長過程中培養出無數人才，而對於台灣新生報付出心血，具有貢獻者也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將光耀史冊的有三位：

- 一位是謝東閔先生，
- 一位是謝然之先生，
- 一位是黃得時先生。

台灣新生報之得名，是抗戰勝利前夕

，幾位本省籍愛國青年，包括李萬居、連震東與謝東閔等先生，聚集在重慶，研商如何在台灣歸還祖國後，為故土家鄉奉獻心力，就想到創辦一份報紙。謝東閔先生就想到「台灣新生報」這個名字，大家一致贊成，頗符合台灣新生命的意義與使命，於是乃走訪書法大家于右任先生，就由于先生親書「台灣新生報」。台灣光復後，謝東閔先生就把于右任的「墨寶」，帶回台灣，台灣新生報得以創立。謝東閔先生曾於民國四十年十二月至五十二年五月，擔任長達十二年的董事長，對新生報的大樓改建與機器更新，全力支持，至具貢獻；並在台灣省政府主席任內，大力指導與關懷新生報的「新生」，再一次注入台灣新生報的生命力。

謝然之先生是台灣報業現代化的開創者。他於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奉命自大陸來台，把幾乎垂倒的新生報救起，真是受命於危難之間，並成為台灣第一份現代化經營的報紙。謝然之先生橫跨報人、新聞教育家與宣傳家，集於一身，中外報業史難出其右。他除在民國三十八年四月至五十年六月，擔任長達十二年之久的台灣新生報社長外，並在五十二年及五十九年出

任董事長，掌理新生、新聞兩報的報業。

黃得時先生，在我們的經驗中，較少參與台灣新生報的編採或副刊之類實際工作，因為他已是台大名教授了。他出現的場合，是在股東常會或董監事會議中，除非有特別事情，他一定會出席，而且對新生報的興革，特別是編採內容方面，總是直言無隱指出來，真是鏘鏘有力。至於股東常會，謝東閔先生對他尊敬備至，多次也代表謝東閔先生出席。

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我有幸承李白虹先生之提攜，加入新生報行列；次年，六十五年六月，承謝前主席東閔先生之厚愛，破格升為社長，承擔新生報興革之重任。

我在新生報期間，黃得時先生以董事之尊，出席董監事會議，初期，黃先生真是愛之深責之切，對於新生報內容與作風，確實有嚴格的督陣，對於擔負報社重責的我，真是受益非淺。每次董監事會議下來，情緒非但未受影響，而是強心劑，非把報紙治理好不可，非把新生報辦成一份有分量有看頭的報紙，無法報答黃先生之深情厚意。

就在上級長官全力支持與全體同仁努

力之下，新生報面目一新，得到脫胎換骨的機會。黃先生非常開心，每次董事會都露出笑容，他的一排牙齒，至今令我印象深刻。此後，無論我到那裡，公開場合見面，他就熱烈與親切垂詢我的近況，如同嚴師與恩師，真是如沐春風，這都是來自事業經營的緣分。

### 和樂家庭四代同堂

黃先生的家庭，是典型的台灣家庭，祖孫四代同堂，融合體育音樂與詩歌，其樂融融。就在黃先生長期臥病的病房中，也充滿詩歌之美。據聯合報記者江中明先生在今年二月廿一日引述作家王璞先生親身錄影的報導：充滿氣氛溫馨的病房，黃得時的女兒和親人晚輩憶唱父親教他的歌謠，孫子則吟唱祖父所教的古詩。這樣和樂的家庭，如今只有在夢中追尋了。

黃教授精通日文，為當代有數的漢學家與日本專家，為日本著名學者神田喜一郎門生，早期他曾將水滸傳翻譯成日文。經過二個時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對於日本感受非常矛盾與複雜，具有強烈性格的黃教授，應屬典型。他約在民國五十

年前後，在日本一次旅行，東京電車中一次「奇遇」，對於日本人的服務精神，敬佩之餘，感觸良多。黃教授曾將此一經驗，應文經社創辦人吳榮斌先生之邀稿，以「從店內到店外」為題，收錄在八百家小語第一集中。

由於我對黃教授的敬愛以及對於日本的觀察，常常想到黃教授的日本百貨公司的無微不至的真誠服務精神，除了身體實踐外，並利用演講等場合，予以宣揚，以報黃教授的苦心。

黃教授的「從店內到店外」的真實故事是這樣的：

記得距今約二十餘年前。有一天，在東京擠在水泄不通的電車裏，一手揪在電車的拉手（吊帶），一手抱著剛從「三越」百貨公司買來的一包東西。我站在人潮之中，隨車子之搖動而東倒西歪，幾乎站不住腳。正在這個時候，坐在我的前面，有一位年輕的小姐，突然站了起來，將他的坐位讓給我坐。我感覺有點莫名其妙，就問她說：

「小姐，謝謝您的好意。但是我問您，我並不是六七十歲的老人，您為甚麼要將位子讓給我坐呢？」

那位小姐現出很可愛的笑容，指著我夾在腋下的那包東西說：

「您這一包是從『三越』買來的，由包裝紙可以知道。我是『三越』的店員，您是『三越』的顧客，所以把位子讓給我們的顧客，是應該的啦！我們不但在店內要對顧客親切，就是在店外，知道是我們的顧客，一律都要以親切相待。」

我聽了恍然大悟，原來日本的店員之親切能夠做到這種地步——從店內擴大到店外，多麼令人欽佩！

日本為甚麼能夠成為世界的經濟大國呢？從這則小小的事實，可以看出其端倪來！我國由於人口膨脹太快，工商業發達

太速，人人祇重視現實，而失去了人情味，所以希望來一次親切大運動，挽回失去的禮貌觀念。那麼我們的社會必能夠更明朗、更快樂。

黃教授真是用心良苦，他的「更明朗、更快樂」，尤其值得體會與深思。我們的社會越來越多的百貨公司開起來，越來越大的百貨公司，也不斷的出現，甚至形成服務的時代。服務的社會也好，服務的時代也好，頂重要的，還是服務的熱忱與服務的精神。

將近四十年前，黃教授的「他山之石」，我們今天社會得到了多少，豈能成為「空谷足音」？！

# 聖文風流人物

萬墨林等著  
定價台幣叁百元

本書係萬墨林、張源、王培堯、丁兆豐、田維平、張或弛、劉半農、商鴻逵等著。要目有：民國四大美人、徐志摩四角戀、蔡松坡鳳仙戀、喜豔親王劉喜奎、藝壇奇女子——劉喜奎、樂蒂、末代狀元三角愛、坤伶主席新豔秋、賽金花本事全文、洪狀元煙台舊事等篇，內容精彩，老少各界咸宜。二十五開本，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歡迎購閱，郵撥帳號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